

谁最关心我们的孩子？

蒙郡华人家长会小记者 CAPA-JRC 指导老师: Julie Yang

教育大概是华人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之一。今年的总统大选备受瞩目。但是在本地区来说，教委的竞选与家家户户息息相关。选举日将近，蒙郡华人家长会小记者俱乐部的成员发邀请采访2020六位教委候选人，At-large 的 Dasgupta 没有回复，二区的 Smondrowski 有事临时取消。以下是四位接受采访的候选人的采访简介。这里高度浓缩了内容，提供了宝贵的信息。

第四区 Shebra Evans 和 Steven Solomon 的比较

Evelyn Shue

Evans 目前担任教委主席，有两个女儿上公校。她一直致力于缩小学生的成绩差异和创建公校学前班幼儿园系统。Solomon 希望对学校系统进行适当的更改，以确保所有学校基础设施安全，并扩大现代技术和职业计划教育。

公校什么时候重新开放？

Solomon 认为首要任务是尽快重新开放学校，特别是对 ESOL 学生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先返校。他说：“我们落后于其他已制定计划的郡。” Evans 说 MCPS 已开始评估重新开放的可能性。目前，她认为首要任务是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。

与亚裔社区的关系怎么样？

作为现任 BOE 成员，Evans 有机会与亚裔美国人社区建立联系。她说：“作为竞选 BOE 候选人，我得到了 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的支持。”平等和包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。“我确保与学生定期开会，并且我有意与亚裔学生接触。”尽管他尚未与学生直接接触，但 Solomon 已在竞选活动中与亚裔美国人互动。他说：“在竞选时，我见到

了支持我的亚裔。”两位候选人都承认自 covid-19 出现以来反亚裔情绪的增加，共同表示不应容忍这种情绪。

结论

两位候选人分享了他们与对手的不同之处。Evans 认为，她已经有作为教委成员和为人父母的经验。她说：“我完好地与州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联系，以获取我们学校系统所需的最大支持。”“在我从事这项工作时，我将以一个做人母亲的眼光来指导我的工作。”

Solomon 先生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社区服务。他说：“我不受任何人群或特殊利益的束缚，所以我是独立的。”

第二区的 Michael Fryer

Eileen Luo

如果成为 BOE 成员，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 MCPS 的贫困问题。“成绩差距……与贫困并存”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。[所以]在重新划分学区时，我认为我们将着重解决贫困问题。

在我们的采访中，Fryer 先生还提到了当前学区的一些问题，“有很多孩子没有去他们最近的学校。我们需要重新划分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”

当被问及他在华裔社区的经验时，Fryer 先生说：“我认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被对其他群体的关注所淹没。”他认为，除了谈论“美国黑人... [和] ...西班牙裔的经历”之外，我们还应该谈论美国华裔的经历及其贡献。

“说白了，如果没有中国人的贡献，美国很多的方面就不会被发展起来。”

至于当前的指控 Magent 的招生不公平，歧视亚裔美国人的诉讼，Fryer 先生认为，不

应因种族而拒绝他们。他说：“我们需要增加项目的招生人数，以吸收有资格参加该项目的每个人，然后，我们可以调整（“考虑”项目中的多样性）。”

At-Large 的 Lynne Harris

Lilian Zhou

Lynne Harris 是 2020 年教育委员会 (BOE) 候选人中最重视学生参与的候选人。Harris 着重强调“让学生参与蒙郡学校系统 (MCPS) 中的每一个决定”。Harris 认为学生们对 MCPS 的看法是“不可替代的”。Harris 在一次采访中：“如果我们不让学生们参与每个问题的讨论，我们将无法做出最好的决定”。那么，如果 Harris 当选为 BOE 成员，什么将会是她的工作重点？

当被问及当前 BOE 面临的重大失误时，Harris 觉得在于 BOE 的结构及其 BOE 在 MCPS 决策过程中的参与。她解释说：“BOE 缺乏与 MCPS 学校以及社区持续和实质性联系。”教师、学生和家庭基本上是“每四年一次”BOE 竞选时，才会见到 BOE 成员，而实际上，“至少应该每季度一次”。Harris 总结说，“BOE 应该始终定期参与，而不是仅在出现重大问题时开会。”

Harris 的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个“更积极”的 BOE，而不是“没有参与政策倡议或政策起草的相对被动机构。”Harris 说 BOE 目前主要仅仅是审查政策或就是否批准 MCPS 向 BOE 提出的政策进行投票，而不是决策行动。Harris 说：“这应该是一个……更加积极主动”的过程。

Harris 是蒙郡家长委员会 (MCCPTA) 的主席。在过去的五年中，她一直担任 MCPS 的老师，并且在过去的 12 年中她自己的孩

子也一直在 MCPS 读书。她拥有律师、护士和公共卫生专家的经验，这些经验可以让她帮助弱势学生在 COVID-19 中安全和成功地返校学习。Harris 一直特别支持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控制。她认为能够返校学习取决于两个科学领域“预防和控制”。她在 10 月 5 日举行的 BOE 候选人网上论坛上说：“我们必须服从科学”。

Harris 支持 MCPS 建立从远程学习过渡到混合模型的计划，她会优先考虑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。今年夏天，她与医学专业的学生合作，起草了一项符合 CDC 要求的允许少量人员面对面地在实验室学习的建议。Harris 表示，我们年龄小的和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需要非常具体、安全的计划，以防止因网上学习的缺点而造成“无法弥补的”学习损失，并强调“我们需要现在就制定这些计划”。

Lynne Harris “参与和支持学校系统”已经有 12 年了。她承诺创建一个 BOE 不仅与家长、老师或教职员，而且与学生进行富有成效的沟通。Harris 将优先考虑学生团体的意见。

本文由美国蒙郡华人家长会少年记者俱乐部 (CAPA JRC) 成员进行了采访、录音、撰写、翻译和摄影。小记者俱乐部有 19 名蒙郡高初中学生。他们创建了一个双语平台，以传递信息并为社区服务。

Youtube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A0gylW1ZCcgDvDiLayObbA>

IG: @capa_jrc

博客: www.capajrc.org

从“车厘子自由”到“买买买自由”，是什么样的自由？



近两年，“车厘子自由”这个略带几分戏谑的说法在网上很流行。顾名思义，这是指“购买车厘子时无须顾虑生活开销、为钱发愁的状态”，被视为初步实现财务自由的标志——之所以特别提到车厘子，只是因为它作为“水果中的奢侈品”，象征着个人凭借可支配收入、享有一定生活品质的某种基准线。

这最早出自 2019 年春节期间的爆款网文《26 岁，月薪一万，吃不起车厘子》，其中以一位据说是线城市白领的口吻感叹，自己虽然月入过万，但却享用不起车厘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文中还提到了女性财务自由的 15 个阶段，最基本的是辣条自由，随后是奶茶自由、视频网站会员自由、外卖自由、星巴克自由，然后才是车厘子自由、口红自由等等。类似的，也有人将财务自由划分为 9 个阶段，而车厘子自由仅是最低的“菜场自由”这个阶段，即“在菜场只要自己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，不看菜的价格”。

由消费界定的有限财务自由

如何看待这个说法？各方可谓众说纷纭。有些人认为这说出了自己生活中的真实处境，但也有人谴责这不过是“跟风贩卖焦虑的一个幌子而已”，还有些人不满“自由”被简单地与购买力画上等号，把这看作是年轻一代堕入物质化消费主义的体现，而剩下的一些人干脆不屑一顾，认为这只是个梗，既不值得认真对待，更无必要深究。

这的确只是个流行文化现象，但它能流行起来，却势必是因为契合了普遍的社会心态，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，绝非偶然。如果社会学者忽视了这个梗所透露出来的信号，才是失职，相当于浪费了一次解读中国社会变化的极好机会。

在“车厘子自由”的调侃背后，尤为值得

注意的一点是：这虽然看似是一种“初步”的有限财务自由，仿佛还徘徊在最低阶的门口，但其实这已经不再是“生存”的问题，而是如何“生活”得更好的问题。“车厘子”原本就是港台对“樱桃”的英文 cherry 的直接音译称呼，通常指进口樱桃，在一些线上生鲜平台的售价每斤约 120 元，而国产樱桃则要便宜近一半。换言之，“车厘子”本身就是一种非必需商品，一日三餐不吃它也能活得好好的，所谓“车厘子自由”所涉及的也就是一种以消费界定的生活质量，也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已脱离温饱。

虽然月薪 1 万在国内而言确实收入不低了，但横向对比来看，要实现“车厘子自由”，即便在富裕的日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2009 年，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夫人鸠山幸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，说她很喜欢上海，住在那儿时，每天都要吃一个西瓜。话音刚落，台下一片惊叹声。因为在日本，西瓜可不是一般的贵，个头不大的一个，通常也要五六千日元（近 400 元人民币），也正因此，日本超市里的西瓜大多都是切片，论片卖的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日本的大学毕业生新入职职场，月入也就 20 万日元（人民币约 1.3 万），每天吃一个西瓜几乎相当于全部工资都拿来买西瓜。相比起来，在国内月薪 1 万如果都拿来买车厘子，差不多每天够吃两斤半了。

日本的水果那么贵，除了土地少、人力贵、关税高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：为了保证品质和高利润，农户都会将品相差、甜度低的水果处理掉（例如用来作果汁或饲料），能在超市亮相上市的都是工业化流水线上出来的那样，标准化、高品质，这样当然单价高昂。正因此，国内一旦引种成功实现量产，单价往往低廉得多。像号称“葡萄界的爱马仕”的日本晴王葡萄，一串能卖到 12960 日元（约合 836 元），但现在上海近郊培育成功的同一品种，采摘价每斤仅 20 元。

这样看来，“车厘子自由”远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“基本”，而确实是一种堪称“奢侈”的高品质生活。尽管这个调侃背后也隐含着对物价高涨的无奈，但事实上，国内由于人工费低廉，很多人享受着外卖、打车、上门维修、下馆子、雇保姆这类在发达国家相当奢侈的服务而不自知，仿佛这些都再平常不过了。其实想想就能明白，在任何社

会，能实现财务自由的都是最富裕的极少数人，大部分人都不敢梦想，更别说在 26 岁时就实现这一梦想了——大概也就充满了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中国社会才能这样。

当然，在另一个层面上，这也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自我规划：人们并未要求一步到位地实现完全财务自由，而是把这看作逐步实现的人生规划。就此而言，“车厘子自由”就像是“先实现一个小目标”，可见人们很清楚梦想实现的难度，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先把握住一个可欲的标准，而这，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有物质保障的体面生活。

中国式的“自由”

“车厘子自由”最惹人争议的一点，在于它透露出浓厚的消费主义气息。虽然在某种意义上，它类似于所谓的“小确幸”，是生活中可把握的“小而确定的幸福”，但“小确幸”未必是消费界定的（看到很美的晚霞也可以是），更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（买杯咖啡同样可以获得），因为那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感受，不是由“想买就买”决定的。

实际上，国内生活真正物有所值的，并不是这些物质消费，倒是某些领域的“精神消费”。仍以日本为例，除了饮料，超市里的面包、便当等食物价格也未必比国内一线城市高多少，但书价则动辄都在国内三倍以上的，加上严格的版权保护，无论是买碟还是网上看片，都比国内贵出许多。一张正版碟在日本售价早就高达 3800 日元（合 245 元），网飞 (Netflix) 的标准会员价是每月 11.99 美元（合 81 元），而在国内，这通常都花不了多少钱：市面上的盗版碟不过几块钱，多数视频平台的会员费也仅是每月 15 元而已。

也因此，我一位朋友感叹：“买书这件事就和吃东西似的，年轻的时候觉得好花钱，现在觉得再怎么拼命买其实也花不出钱的大头。”文化产品在国内之低廉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到了行业性危机的程度：由于刚脱离温饱不久的中国人仍不习惯为精神生活多花钱，以至不仅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保护，创作者也不受尊重、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，大多只能在贫困边缘挣扎，而这对文化生产无疑是相当不利的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社会看来遇到了两难：已满足物质需求的有钱人不追求精神满足，而有精神追求的又大多自认是穷人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“车厘子自由”也是中国

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：新富起来的一代精神需求赶不上财富增长的步伐，而有很高精神追求的人基本上富不起来，于是人们往往是囫圇吞枣，大多是先追求物质满足，再找东西填补精神的缺失。在顺序上，物质满足被优先排在第一位：“物质需求都满足不了，还要我追求精神？这不是强人所难？”很多人甚至进而相信，物质满足本身就是精神满足的源泉：有钱就有地位，被崇拜，哪怕只是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，这就能带来成就感乃至自由感。

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演进路径，不像近代早期的英国《宽容法案》(Toleration Act) 那样着眼于“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”，也不像德国那样注重自足的心灵不被外界所左右，倒是落在一种去政治化的、对物质的自由支配和自由享有上。社会学家孙立平在 1990 年代初曾提出，“自由流动资源”和“自由活动空间”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，的确，那时人们对“自由”的理解更多地接近于从原有的社会架构（单位、土地、宗法社会等等）中脱嵌出来，自己去“闯”和“漂”，而现在的“财务自由”虽然仍隐含着“在实现之前，必须忍受工作的束缚”这一点，但更多的却落在“财务”上。

“自由”一词虽然古已有之，但其现代含义，却是 1872 年由日本思想家木下尚江引入的。他在翻译密尔的《自由之理》时，借用了古代汉语中的“自由”一词，并自己译成汉语文言文：“人世之大道理，何为最要？曰：宜使人人得自由发展其才性，自扶手眼，另开生面，千殊万端，各呈其美。”然而问题在于，“自由”的含义复杂丰富，在西方更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与基本预设，而古汉语中的“自由”其实突出的是人格的自主性，在家长制下有时被指为“自作主张”，也就是完整地自我主宰的道德理想。在道家哲学中，它往往还意味着一种“逍遥”、不受限制的无条件自足。就此而言，“车厘子自由”在内涵上所体现出的，倒是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对“自由”的理解：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，尽其所能地追求现世的福祉和满足。虽然它到了现代，以“财务自由”的名目重现，但内在基底却是传统的。这乍看起来是消费主义的，但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务实、现世的文化取向之外，这恐怕也是因为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，只有这些才是身处夹缝中的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去追求的。